

忠愍公實紀
下

RARE
BOOK

SA D8
6.46 #13.392
v.3 .44

v.3

Gift. MK
6-24-85

林忠愍公實紀卷之七

行狀

校理申靖夏撰

公諱慶業字英伯本平澤人鼻祖得雨官高麗禁侍
衛八代祖樺官至寶文閣大提學至其孫整官禮儀
判書西北面都巡問察理使贈諡恭惠公恭惠生吏
曹判書命山判書生兵曹叅判壽昌叅判生大提學
珪大提學生進士挺樹是生司憲府監察贈承旨有
名於公爲曾大父大父德胤部將贈戶曹叅判父篁
折衝將軍贈領中樞府事三世推恩以公貴也妣贈
貞敬夫人坡平尹氏縣監興智之女贊成任之孫公

自兒時英爽不羈與羣兒戲必累石爲營揭草爲旗
作戰陣狀而身自爲帥羣兒皆受其約束不敢違焉
見者異之及長騎射絕人嘗受史至項籍傳書足以
記名姓願學萬人敵曰此啓我矣自是益喜論兵以
將帥才自命領樞公戒之曰吾聞爲將者自古多奇
禍爾其慎之然公顧不以自止焉戊午中武科戍北
邊仍調小農堡權管以料理軍須超資折衝入爲僉
知中樞府事甲子迺變朝家募將士可戰者公首應
其募奏功於鞍峴之戰遂策振武原從勲一等尋陞
嘉善拜行僉樞兼羽林衛將出爲防踏僉使又移樂

安郡守體府上其清慎盡職賜表裏獎之丁卯虜警甚急本道兵使以公爲右營將而監司又辟公爲中軍公意在力戰馳見監司言曰今兵使爲進戰之將公則殿後而已其願在於一戰以死國願以某屬兵使監司義而許之及公與兵使倍道至江都則虜已媾和退兵矣公旣不得戰則奮曰朝廷與我精砲四萬可以往殲彼虜洗劍鴨水而歸耳罷敘爲副護軍體府別將平安監營中軍劔山山城防禦使監築城役又築龍骨雲暗凌漢諸城上以其勞績下諭褒美賜馬時檄烏都督劉興治陰與虜連謀受虜數百

騎詭稱降兵而置軍中爲腹心將以劫島衆投北其計甚秘而公已逆料其必敗一日公在雲暗望島中有兵氣急聚民築獄垣曰三日內當有虜兵之自來就囚者聞者莫能測已而興治果爲其幕下沈世魁等所斬而世魁代領其衆虜騎之詭降而未及投北者來奔我境公命盡拘之所築獄見者莫不以爲神宣川府使李浚欲因盡殲之公復曰恐後有來索者盍少待以觀變乎浚以公言驗不敢違未旬日虜以數萬騎迫城怒索公盡驅而與之遂以無事始臺諫以公不殺爲護賊合啓請案律至是乃停而朝野始

服公先見已拜定州牧使壬申丁父憂先是兩元帥以清北地曠人稀難於爲守倡爲割棄之議公固爭曰祖宗土地奈何輕以與敵及清北民胥怨而赴訴則元帥疑出於公旨啓請拿問置對卽釋明年邊憂益棘方伯元帥交奏言邊事非某不可任朝廷遂起復拜清北防禦使寧邊府使又監鑿白馬山城時中朝將孔有德耿仲明叛據牛家庄公約天兵夾擊幾獲適會虜救至奪去皇帝以公有先登勞敕授公摠兵賞賚甚厚又賜金花插頭以榮異之是冬公以邊憂少弛上疏乞解官守制許之服闋拜義州府

尹兼清北防禦使公將辭陞言於廟堂曰虜雖與和
反覆不可信願得滿萬兵以備之廟堂以公爲怯而
不許公又請得財帛以安集流徙乃與白金千兩錦
段百匹公至卽設常平倉二所盡以其所請得者貿
遷唐貨出入取贏竭力撫摩於是流播者有室嫁娶
者以時遠近聞風繼屬而至戶口日滋又置十二屯
使兵民雜耕而各食其力一境賴焉事聞特陞一秩
以褒之旣而坐微事被劾削職民相率泣訴願貸某
而新尹李浚亦乞勿罷公以安民情丙子春特命復
授前職而只降新資未幾亦還授公再爲是任復申

乞兵之請而卒不與樂靜趙公錫胤上疏曰如謂某非其人則不可任也旣任捍邊之責而不許守城之備何也某爲國盡誠將領中所未聞也此豈不揆事勢之難易而故爲大言以謾朝廷者哉臣恐某雖有可用之才必不得展布而將至於解體今若下諭勵以効死之義而惟其言是從火急施行則猶可及防秋也朝廷亦不用公旣赴任審虜勢必動又馳啓請得海西二萬兵朝廷許之公喜謂人曰我得二萬兵何畏於賊也旣而爲諫官所沮卒不得公悒悒不得乃潛遣人越江置烽燧於松骨鳳凰兩山戒以見

敵則各舉火又盡輸諸屯穀於城中盛積柴覆以藁
草望之若峙糧然城中素乏水至是多鑿大池蓄水
養魚盛釀酒脯疫斃牛數百募得壯士探虜動靜是
時斥和之議方峻信使久不行朝廷使公送舌官告
以行李且至公戒舌官曰使行已後時矣吾度虜兵
已動必於中路相遇若問城中事必盛言其有備也
舌官果道遇虜兵對其問如公言賊殊不信縛以隨
軍於是松鶻鳳凰二烽連舉公知敵來點視城中老
弱男女纔八百公頓足長吁曰無兵之將何能爲乎
至暮命守堞者人各持三枝炬多設偶人張旗幟爲

疑兵以所貯酒脯頒之戒以死守又以急報馳啓于
帥府賊臣自點沮不以聞而虜騎已入境長驅矣公
乃使人饋壺酒生魚於虜陣曰擁重兵入隣境而不
使邊臣知可乎賊曰欲與爾國王言邊臣不與也
仍問守城卒幾何曰有精兵數萬耳冬日何生魚也
曰城中水深故易得耳始賊以白馬爲初頭大鎮欲
首破之以壯軍聲然後東至見其有備故遂解舌官
縛以去而大駕之得入南漢者亦以公計緩虜行
之力也南漢旣受圍而賊恐西路諸鎮絕其後使其
將要虎率三百精騎先還以接應要虎者虜之猛將

也着兩重雪色甲重百餘斤所過人不敢問公追至
鴨綠江上奮勇擊斬之奪其甲以衣之馳馬而還又
殺其騎太半盡還其所掠男女一百廿餘口馬六十
餘匹丁丑二月賊撤兵歸以殺將盛詰公公曰爲國
捍邊見賊不敢不伐也賊曰然則向我道此而縱不
擊何也公曰寡不敵衆徒死爲無益耳曰今又不伐
我何也公於是泫然流涕曰國運不幸世子大君
皆在爾軍中故抑志而不爲也賊義而去之公又以
牛馬物貨贖還被擄士女者甚多虜執斥和人洪掌
令翼漢以去將殺之沿路守宰恐懼莫敢與語公出

見路次執手言曰士大夫死得其所難矣公之此行
名將與泰山北斗爭高矣公又何恨資送甚豐談笑
爲別絕無嗟勞語又虜人多有侵虐列邑者公請於
虜主曰願得一鈴以號令軍中虜主許之其後虜人
有作挐者公輒懸其鈴而捶之由是虜皆懼伏不敢
動孔耿二賊挾虜勢將攻楸島徵兵於我朝廷命公
率舟師以赴旣至賊使我爲先鋒公義不忍自我先
犯乃使人言于賊曰我國之法凡攻城畧地其所收
財帛盡以與先鋒而今天下之財帛咸聚於島中矣
恐城陷之日大國與小國爭利故敢以告仍令軍中

歌舞作歡聲賊恠問之則曰此輩方樂其戰而有利耳虜素重財遂自爲先鋒公又密通於沈都督世魁使先事應變以故島中兵士及戰艦多獲全而獨都督不動罵賊死其殘兵之在島者皆焚燒其舟楫而公亦不之禁也後虜除公官爵遺貂裘銀錦公皆却不受旣而虜以公之不禁唐人燒船與不受其賜怒詰之公遜謝而已虜雖以公之不飾辭不復致詰而其得罪虜人實根於此是役也賊以所俘唐人百餘口賞公公盡以易我人之陷虜者又於灣上潛匿被擄獲免者各資道路費從間路遣還前後所濟活以

千數沈都督副將呂璧脫身到灣待之甚厚爲資送
中朝公母夫人以是歲正月歿於公兄承業孟山任
所公以國方被兵不敢奔哭及自檄島還始赴喪次
扶櫬而歸朝廷又命起復視職間以事至京 仁廟
召見獎諭甚至特賜廐馬公歸又多方擘畫減歲貢
米千餘石以其勞命加資憲階俄又坐事下吏當編
管公意在効勞自願往鐵山亡何虜又徵兵聲言將
攻錦州衛期日已迫勢不可及乃起公爲助防將使
先赴告以發兵狀公曰黠虜多詐此必假辭徵我我
若後期必斬將以立威耳急發防戍武士百餘人馳

赴虜果憮然曰我已得勝無所用爾但後勿違期也
於是公遂還而大軍繼至者亦引還上又褒諭賜
馬公因留鎮肅川復拜義州府尹疏陳邊事便宜六
條又論軍務六事已擢拜平安兵使公到則充軍簿
虛額別備鳥銃一千獻繇布六千匹請助瀋陽轉輸
費又命加正憲階庚辰虜攻錦州衛使朝廷差公爲
舟師上將以黃海兵使李浣爲副而仍令運納歲貢
米一萬石又使親信一虜將率十三家丁同公船以
察其情公欲舟師之不利於用潛令船工日沉數船
至南汎口凡沉三十五船而所載物旋移他船無一

臭載虜疑而詰之公佯怒摔舟工貫耳徇衆仍命出
斬以懸竿其實用彘頭塗灰也虜不知也以殺無辜
大驚謝船至石城島詐言爲風飄失送三船於登州
以報虜人機密情形至蓋州衛與漢船遇分岸以戰
始公潛令砲射者盡去丸鏃及戰似甚力也者而輒
不勝兩軍死傷者亦絕少虜疑公有謀乃遙分其兵
佯作漢軍而前公前知其謀縱砲矢大殺虜疑公而
不敢言方與漢船戰也我兵爲漢俘者二人騎一船
來致崇禎 皇帝手詔其事秘人莫得以詳也是戰
又沉二十九船旣而虜使人來以公之來遲不及約

會處責之諭令卸下所載貢米可從海路還公欲涉
虜地歸對曰船皆傷破何能蹕得數千里海路乎虜
曰若從旱路去船隻何以處之公曰船盡破矣盡焚
而去無所惜也虜旣去復以救來以公之不放砲傷
人及三船之託以飄失謂與漢交通又以敗船遲留
不卽遵納貢米於需用處爲公罪詰責多端公謂虜
曰萬里涉海九死一生而來意謂蒙上國叅量寬恕
而今敕諭如此惟當冒死載米前進願得上國舟師
以爲向導虜主聞之始令卸下貢米而只輸糧於盖
州又令公選精砲火兵及諸將士一半赴海州衛而

餘歸本國於是李浣從旱路歸公旣輸糧盡破其船而從虜於海州伊州錦州衛大勝堡間然一不與漢兵交鋒辛巳虜主始許公還仍又敕諭曰水陸俱無功當拿本國謀臣以正其罪公乃還始我軍之戰亡者公命其哨殮埋標識其姓名鄉里至是盡載其屍歸葬故土一軍感泣旣還朝 仁廟特召見勞慰甚至後虜主每謂我使林某不可不罪朝廷不得已削黜公俄又敘拜行同樞壬午差守禦廳別將陞中軍有中朝王都事者以二百艘來泊龍川虜使我追捕公爲白衣別將以從軍虜遺書朝廷又舉公善遇呂

壁暗送三船事曰此人又何以來哉公遂先還拜知
中樞府事公自丁丑以後念切尊周中夜撫枕思欲
以我國誠悃一達天朝其爲西閩也聞有妙香僧
申歇者有氣義可使邀致幕下厚其供具而與同寢
處見情意旣洽告之以所欲爲者歇果欣然請行公
卽言於余高祖平城公及崔完城鳴吉具奏文以付
別構一咨抵洪軍門承疇歇由木道致書於石城島
後又使通信於登州都督府凡三往始達仍留不還
時海路斷絕而歇獨能往來故華人號爲獨步然虜
有偵知者遣使來詰於灣上朝廷捐萬金得不究是

年松山堡失守洪承疇降虜虜悉得獨步事會賊臣
李桂爲宣川府使與漢船潛商事覺虜挾昭顯世
子出住鳳凰城縛致桂鉤問桂欲賣國圖生盡以送
僧移咨事告之又書公及清陰金文正公崔完城並
他宰臣十餘人名以與虜虜迫令朝廷執送完城及
公使就對國內震恐始蓋州之役公忽喟然謂人曰
平生素志正在今日蓋以犯順爲至痛冤欲投入
天朝而懼禍及本朝未果及就道度比至必死乃歎
曰天生男子必有所用今乃無故送死於虜庭乎至
金郊驛遂杖劍亡命留衣服於楊州檜巖寺削髮爲

僧與同志僧小明知明出沒於楊口祥原間朝廷令
國中大索而不能得先是公與船商李武金者素善
及是往訪謀所以俱入中原者武金慨然許諾公遂
出橐金與之武金乃備舟糧軍裝又募得同伴數人
給言往海西運穀而公與二僧追及自稱施齋僧請
與俱載行數日公脫僧衣手劒立船頭大呼曰我乃
林兵使也將入天朝盡掃虜賊報壬辰之恩雪丙
子之恥然後取還我世子大君有不從者以此劒
斬之皆跪對曰惟命遂舉帆向登州路忽遇風飄泊
於山東海豐縣縣人疑爲虜細作繫獄旣而偵知公

自我亡送登州舟師將黃龍與語大奇之欲以試公
使往擊土賊之負險倔强者公出奇縛其將以獻龍
益驚服置公幕中與議討賊興復之事甲申 皇朝
除副摠兵欲以初秋用公策以舟師截灣上取遼瀋
三月流賊李自成陷北京 皇帝以身殉社稷吳三
桂開關引虜擊退流賊而北京反爲虜所據五月
弘光卽位於南京黃龍知勢不可爲自言欲勤王乘
夜潛逃其中軍馬登紅代領其衆與公移保石城島
翌年五月 弘光亦亡虜招降登紅及公而皆不往
然登紅已陰懷投北計公揣知之適會有南方商舶

欲脫身南去時獨步在龍軍仍隸公麾下公潛令候
登紅睡欲與俱去獨步有貨財不忍捨又不欲涉險
深入遂悉以公計告登紅登紅乃盛陳兵嚴守公既
不得入見登紅又欲斬獨步以泄憤而亦不得未幾
登紅執公以降虜公仰呼曰天乎天乎何使我至此
極也虜欲剃公髮公終不從曰汝不欲殺我願送我
還國若得歸死於吾君死且不恨虜將誘之曰今日
降則明日富貴無窮矣公猶罵賊不已遂送北京繫
獄既而威脅萬端公終不屈虜主試令公悉陳所欲
言公乃引曹操縱關公事言曰汝若送我南朝我

當以雲長之報曹公者報之虜主曰汝不忘 南朝
可謂忠臣然養虎遺患吾不爲也後自點奉使謂虜
曰此乃大國罪人可殺無赦然虜終不聽丙戌夏以
檻車付還我使价及還公猶不改漢衣服矣先是賊
臣器遠謀不軌伏法辭連於公至是遣金吾郎自中
路拿致 仁廟親鞫取供歷問諸臣曰此人之叅謀
爲分明耶咸對以無可疑 上遂命刑訊公大呼曰
天下事未定不可殺我過一日又加刑公固稱冤翌
日 上命進諸推官敎曰諸賊承欵時多援引慶業
故雖設鞫慮或抱冤中夜思之自爾無寐僉意如何

自點持之甚力而獨南相以雄曰臣固未知其必叅
逆謀只以亾命之罪酌處似當上曰慶業非等閑
武士器遠若欲同謀必留用何必遠送中國慶業常
時爲人所重器遠欲憑藉以詡同黨而已其送中國
則雖與之同議而逆謀則似不與知矣時公旣上闕
而遽死承旨以物故啓上驚曰慶業死乎欲言其
不爲謀逆何其死之過也膽大可用亦多功勞惜乎
爲人所指教終陷死地也諸臣曰德音若此冥冥
之中亦必知感矣自點又請以謀背本國藏踪他國
之律處之盖自點與器遠同功一體見器遠被誅內

懷不安凡係獄事務欲深治故其所以鍛鍊公者至甚而公之不日殞命亦出於自點之指使云公以萬曆甲午十一月二日生死於崇禎丙戌六月二十日得年五十三返葬於忠州達川之舊居與夫人李氏同窆李氏卽鎮安大君之後忠義衛潛之女當公之亾命也朝廷收公家屬入瀋陽夫人久被留繫侵毒日甚夫人曰吾夫旣爲大明之忠臣吾獨不得爲忠臣妻乎奈何忍辱於犬豕以汚吾夫之節乎遂引刀自決人以雙節美之公所騎馬號能走千里及公亡爲人所得入太廐至是圉人指馬而歎曰爾之舊

主死矣馬卽低首流淚長號一聲而斃聞者益以悲公焉公長不滿七尺而望之有威容爲人慷慨有大節平居對人言大丈夫三字不絕於口其爲將也能與士卒同甘苦賞罰必信恩威並行士皆樂爲之用凡有興築必身操版鍤負土石以故事皆立辦尤長於智數其於北虜輒誑之以計虜一切墮計中其尹灣也忽亡所佩一矢公已料爲虜將偷去卽募善盜者厚遺入虜中竊取虜主所著紅帽藏之後虜將至灣投其矢於公前示公有亡矢公則以紅帽還之虜將大慚自是益不敢頡頏公其赴戊寅徵兵也賊欲

使爲麻衣術者相公貌而害之公用脯納靴中著之
賊相之曰若短一寸身材則真名將也由是得免害
其典郡邑多著績旣去而吏民追思之有建祠尸祝
者辛巳自錦州還朝諸宰絡繹委訪以公効義爲國
稱賀門巷填咽臺侍小官至有侯伺不得見者及自
北歸灣人擁馬呼曰我公至矣所過列邑男女聚觀
之嘖嘖稱歎及聞其死則中外之人齋咨歎惜曰國
家奈何枉殺林將軍耶或有出涕者市民富民爲之
出錦帛以襚之至今聞公名者雖與儻之賤婦孺之
無知莫不感激興慕焉嗚呼此豈無自而然哉公始

無子女取弟府使俊業之男重蕃爲後重蕃有二男
二女男時望時亮女適郭時郁崔俊榮又有四男一
一女時望男廷佐廷佑公之名久在丹書雖世之悲
公之志而冤公之死者亦莫敢訟言公我 聖上卽
阼之二十三年公子重蕃訴冤於駕前 上下特教
曰予曾閱丙戌年親鞫時日記慶業罪狀不過曰同
謀器遠凶逆也逃入中原亡命也凶逆一款旣已伸
冤而所謂逃入蓋渠平日高談大言雖有此妄作意
則在尊周以此論之容有推恕故欲一問於大臣者
久矣噫伊時 聖祖之親鞫慶業非以深惡其情狀

也是以頻問推官 德音丁寧至于今番獄事無的
見其間慮或有抱冤中夜思之自爾無寐之教及其
物故單子之來呈連爲 下教曰死乎死乎又曰慶
業膽大可用亦多功勞甚爲可惜其明愼之意至矣
而亦有以見軫念之 聖心寓於其中也昨觀幼學
林重蕃之上言更考日記誠不無矜憐之心矣予之
所執非曰必是也旣有意思試詢何傷其令吏曹議
于大臣稟處於是諸大臣皆一辭獻議曰情有可恕
而右議政尹趾善白公甚力其言曰慶業親鞠時先
臣以承旨入侍其殞命之後自上屢勤嗟惜仍

下教曰予無殺汝之意而徑先殞命可惜可惜史官將此下教往諭其屍俾知予意慶業之別無大罪於此可知且引尤齋宋文正公爲銓長時收用公弟俊業事爲言上曰林慶業之不爲預知凶謀之狀業已聖祖之所洞燭而逃入中原一款事雖未成志在尊周當時聖祖之屢勤嗟惜自有微意則追聖祖之志昭洗丹書獎其扶義恐無不可也特爲復官賜祭於是禮部郎奉命致祭於公墓又以筵臣言特旌夫人之閭公之兄承業弟嗣業俊業庶弟興業俱登武科至是用五子登科例贈領樞公一階且賜

祭旣而太常以公行實聞又贈諡曰忠愍國家所以
崇獎節義扶植風教者於是乎至矣而公之心事已
大白於一世矣始尤齋宋文正公及李都憲選俱爲
公立傳旣行於世而近者大司馬閔公鎮厚爲公易
名之狀矣然以公事行尙有闕遺者公之孫時亮因
人謁靖夏請有以備述靖夏旣就其家乘序次而又
掇先正緒餘而論公曰嗚呼我國家爲讎人役自丙
子垂八十年矣士大夫不幸生於其時其能保其名
節而自見其志者亦鮮矣公乃以眇然一介胃未必
素講於春秋之義而尊周一念如水必東雖其天不

佑順志業莫伸而其所樹立亦足以有辭於天下後
世彼賊臣之從而媒孽者固不足置喙而世之執跡
而論公者至有以畏死亡命咎之其亦惑矣夫以方
張之醜虜而視之蔑如則見於公在灣請兵之時天
下事未定不可殺我則公臨死時大言也則公之前
後所以自任其身者可知故當是時公特患無身耳
不患無時蓋公爲惜死者而非畏死者也抑公之終
始不負 皇朝乃所以不負我 聖祖也然則世之
詆公者非公之罪人也實 聖祖之罪人也世之立
言君子庶幾有所據而裁焉

諡狀

忠文公閔鎮厚撰

公諱慶業字英伯姓林氏系出平澤高麗禁侍尉得
雨卽其鼻祖也五傳而至寶文閣大提學樺有孫曰
整禮儀判書西北面都巡問察理使卒諡恭惠公恭
惠生吏曹判書命山判書生兵曹叅判壽昌叅判生
大提學珪大提學生進士挺樹是生司憲府監察贈
承旨有名於公爲會大父大父德胤部將贈戶曹叅
判父篁折衝將軍贈領中樞府事三世推恩以公貴
也母贈貞敬夫人坡平尹氏縣監興智之女贊成任
之孫公生而姿性殊凡自六七歲與羣兒戲嬉必累

石爲城揭草爲旗申嚴約束莫敢違令者見者異之
甫成童學武事善騎射家故貧又喪亂流離殆不能
具朝夕而有鬻弓具者輒解衣而易之人皆笑而爲
狂父母獨嘉其有志長不滿七尺而慷慨有大節大
丈夫三字常不絕於口膽勇絕倫雄辯懸河喜論兵
嘗以將帥材自負父戒之曰爾才固可將也然爲將
者多被奇禍爾其慎之戊午登武科赴戍北邊亡何
差小農堡權管以增備軍器須超陞折衝入爲僉知
中樞府事甲子賊适稱亂公自請赴軍前奏功於鞍
嶺之戰遂策振武原從勲一等俄陞嘉善拜行僉樞

兼羽林衛將出爲防踏僉使樂安郡守體府上其清
慎盡職有表裏之賜丁卯虜警急本道兵使以公爲
左營將而監司又辟爲中軍公馳見監司願屬兵使
先馳討賊監司義而許之乃與兵使倍道至江都則
虜已媾和退兵矣公奮曰朝廷與我精砲四萬可以
往殲彼虜洗劒鴨水而歸耳罷敘爲副護軍體府別
將平安監司中軍劒山山城防禦使仍監築城役又
築龍骨雲暗凌漢諸城 上下諭褒美且賜馬時檄
島都督劉興治陰與虜連謀詭稱降兵受虜騎數百
任爲腹心將以劫島衆投北爲其幕下沈世魁等所

斬而世魁代領其衆虜騎詭降者來奔我境宣川府使李浚欲盡殺之公力止之曰殺之必有後患盍少待以觀變事聞於朝臺諫以公護賊合啓請按律未旬日而虜果來索朝廷卽命許送臺啓乃停已拜定州牧使壬申丁父憂先是兩元帥以清北餘民鮮少難於戰守倡爲割棄之議公固爭曰祖宗土地決不可輕以與敵及清北民胥怨而赴愬則元帥疑出於公之指授啓請拿問置對卽釋明年邊虞益棘方伯元帥交奏請起公奪哀拜清北防禦使寧邊府使又監築白馬山城 中朝將孔有德耿仲明叛據牛

家庄公約 天兵夾擊幾獲之虜救適至奪而去

皇帝以公有先登之勞宣授摠兵錫賚甚厚又賜金花插頭是冬公上疏乞解官守制許之服闋拜義州府尹兼清北防禦使公面陳於廟堂願得萬餘卒以固邊圉廟堂方恃和議拒不許曰何怯也公又請得財帛以安集貧民乃與白金一千兩錦段一千疋公至州設常平倉貿遷唐貨厚取贏利撫摩勞來竭其心力流逋者有廬嫁娶者以時遠近聞風繼屬而至戶口滋殖田野日闢又置十二屯勸課耕農官民皆裕闔境愛戴朝廷用漢故事特贈一秩以褒之尋以

微事被劾削職民皆泣訴願借代之者又懼於血指
丙子春特命復授前職而只降新資未幾亦還授公
申前請乞兵而卒不與樂靜趙公錫胤上疏曰臣聞
林慶業之再赴任也乃曰給我以幾千兵則當死守
義州而朝廷不許云如謂慶業非其人則不可任也
旣畀捍邊之責而不許守城之備何也慶業爲國盡
誠與士卒同甘苦大得清北人心實近來將領中所
未聞也此豈不揆事勢之難易而故爲大言以謾朝
廷者哉且慶業之辭朝也弓矢之賜只下於他處邊
將而不及於慶業慶業又請禁軍帖以爲購賞之用

而所許甚少云臣恐慶業雖有可用之材必不得展
布而將至於解體也今若下諭激勵以效死之義
而惟其言是從火急施行則猶可及於防秋也朝廷
亦不能用公旣赴任又馳啓固請始得海西兵二萬
而又爲諫官所沮公憂懣沒奈何乃募人潛設烽燧
於松鶻鳳凰二山約以敵見則舉二炬輸入諸屯藁
草於城中積柴如山覆以空石若峙糧狀鑿大池儲
水養魚脯疫斃牛數百陰遣人虜中探其動靜而已
冬上以天氣甚寒下諭勞撫賜以煖耳是時斥
和之議崢嶸信使不以時遣朝廷使公先送舌官報

以行李將至公仍戒舌官曰吾度虜兵已動爾必相逢於中路彼若問此城事須答以八將各率三營兵來屯銃丸無算餼糧山峙有池深不測魚龍之所窟宅也舌官果道遇虜兵對其問一如公言賊不信縛其人置之軍中及入境見城上布帳望若紛堞乃解其縛而長驅直向京都公使人餽以牛酒曰擁重兵入隣境而不使邊臣知可乎賊答曰吾欲與爾國王言耳公點視城中則老弱男女才八百餘人頓足長吁曰無軍之將何能爲乎然且分守城堞夜則人持二炬炬各三頭晝則益張旗幟爲疑兵連發大砲聲

震天地每三堞置一土字釀酒頒脯使之迭休禦寒
一軍歡喜始鳳凰松鶻斥候者見賊至皆舉二炬公
卽馳報於帥府而賊臣自點沮不以聞致大駕蒼
黃入南漢南漢旣受圍而賊猶恐西路諸鎮絕其後
使一猛將率精騎先還其國公追至鴨綠江上斬賊
將於馬下殺其騎大半奪回被擄民一百廿餘人馬
六十餘匹丁丑二月賊撤兵而歸公請於虜主曰願
得一鈴以號令軍中虜主許之其後胡人有作拏者
公懸其鈴而捶撻之餘皆懼伏不復肆虐又以牛馬
物貨贖還被擄士女甚多虜執斥和人洪掌令翼漢

以去監押官縛之急公親自解之執手與言曰士大夫死得其所難矣公之此行真男子事也生可以有辭於天下死可以垂名於竹帛公復何恨談笑送別絕無嗟勞語又豐其供而厚其贐焉孔耿二賊挾虜勢將攻檓島徵兵於我公以朝命帥舟師行賊使我軍作先鋒公義不忍自我先犯乃令軍中佯爲歌舞相賀賊怪問之公曰我國之法攻城畧地則收其財寶盡與先鋒故此輩貪其貨而不避死所以若是之樂也賊遂自爲先鋒公乃密通於沈都督世魁使先機避患以此島中將士及戰艦多獲全保而獨都督

坐不動罵賊而死其殘兵之在島者皆焚燒其舟楫而公亦不之禁也後虜主除公官爵送以貂裘銀錦公却不受龍馬兩將以其主之命詰之曰唐人燒船而汝不禁大國有賜而汝不受汝罪幾何其知之乎公爲之遜謝兩將曰凡人有過欲文彌大汝今知非反爲無罪然公之得罪於虜國此實爲根柢云是役也賊以俘獲唐人百餘賞公公盡以換我人之陷虜者縱使歸家又於灣上潛匿被虜逃回者各給糧資遣還本土前後所濟活以千數沈都督之副將呂璧脫身到灣公待之甚厚且與其道里費送入中朝

公之母夫人以是歲正月歿於公兄承業孟山任所而公以國方被兵不敢奔哭至是還自檄島直往喪次仍扶櫬而歸朝廷又命起復還莅職事 昭顯世子之入藩也公備獻行具又嘗入謁於藩宮 世子賜以御衣一襲間以事至京 仁廟召見獎諭曰卿爲國盡忠愛民如子使灣人得全予用嘉之特賜內廐馬一匹公又多方運機減歲貢米千餘石以其功命加資憲階俄又坐事下之吏當編管公自願往鐵山意在効勞於緩急也亡何虜又徵兵謂將攻錦州衛而期日甚促決無可及理乃起公爲助防將使先

往備言發兵狀公曰賊虜狡詐百出此必假辭而徵我我若後期必斬將以立威耳急發防戍武士百餘人馳赴虜營則虜果懔然曰今旣戰勝無所用兵宜退去後勿違期於是公卽還大軍亦旣渡江而旋師上又褒諭賜馬公留鎮肅川復拜義州府尹疏陳邊事便宜六條又論軍務六事已擢拜平安兵使公至則盡充軍簿虛額別備烏銃千柄獻緜布六千餘疋請助瀋陽轉運之備又命加正憲階庚辰虜攻錦州衛使朝廷差公爲舟師上將以黃海兵使李浣爲副而一虜將并其十三奴同騎公船蓋欲審察我情也

且令運納歲貢米一萬石公臨行多買煙茶諸將曰
彼國方禁此物將焉用耶公曰後當知之勿多言公
令舟工日沈數船至南汛口則所沉凡三十五船而
船中之物先已移置無一臭載虜將疑之公佯怒摔
船工命貫耳以徇衆實則代以彘頭塗灰懸竿虜將
不知而驚曰破船者風浪也何以殺此無辜爲哉至
石城島托以飄風故送三船於登州以報於天將
至盖州衛遇漢船倚岸相戰良久乃退而失去金砲
無丸兩軍死傷者甚少而船又沉二十九矣方酣戰
時我兵爲漢俘者二人騎一小船來致天將答書

或謂此書崇禎 皇帝手詔而其事秘人不得以詳也俄而虜主遣其將三人馳至公所住處責諭曰初旣遲來不及約會處所載貢米卸下于此爾可從海路還歸公曰船皆漏破何能踔得數千里海路乎虜將曰若從旱路去船隻何以處之公曰雖盡焚而去亦無足惜何顧難處之有虜將旣去復來歷瀋陽詰責 昭顯世子曰五月晦日漢船之來擊後戰船也林慶業等舟師不卽放砲雖或放砲亦不傷人而前船終不相救且三船托以飄去而漢人以空船一隻載送鮮人二名本月二十日漢船三十隻又見於不

遠處而未見迎擊此豈非朝鮮與漢人交通相應而然耶朝鮮以海路事南朝之時一年再三往來未聞有致敗之事今年則敗船如是之多南朝徵兵之時卽冒死深入未或遲留今番則無意前進如是之甚此其故何也又以敕書諭公等曰爾等今在途遷延日月將三船托言飄去暗通消息及見明船不卽迎戰乃云船隻不利故不敢進此豈非與明朝合謀耶朕以旣爲一家欲同心協力以征明朝故調爾兵船爾朝鮮素善鳥銃若肯用心施放則明人奈之何哉爾等許多舟師止遇三十八船遂不

迎敵前進其又肯迎敵耶雖數人被傷而死乃爾等
欲掩人耳目寧惜此數小卒耶今爾等淹留水上既
不前進又不後退者皆爾主與汝輩同 明朝通謀
故爲巧飾且朕原不因此處之乏米故令送納也因
兵船之便故順帶耳既不遵納米於需用之處此米
朕亦不收爾等或棄之或帶回或從水或從陸聽爾
自便朕不與也公謂虜將曰滄溟萬里九死一生而
來謂蒙上國叅量寬恕而今敕諭乃如此第當載米
前進願優得上國舟師以爲嚮導虜主聞之始令卸
下歲貢米而軍糧則無遺運致於盖州衛抄精砲一

千火兵五百營將及各項將官一半使公領赴海州
衛其餘則并歸本國李浣遂從旱路東歸公率餘船
五十五隻既輸軍糧於盖州衛而仍盡破其船自是
或住海州衛或住伊州衛或住錦州衛大勝堡等處
而惟從虜將之指揮一不與漢兵交鋒辛巳虜主又
敕諭曰水路旱路俱無功勞當拿本國謀臣以正其
罪亦冶金尙憲謀詐之罪爾須知此而去公乃還初
我軍戰亡者公令各其哨殮而埋之表其姓名又不
收其糧料俾設朝夕食至是盡載其屍歸葬故土諸
將皆感泣軍中嘗患乏食公請得於虜將而不許公

曰吾當轉辦以繼之一任吾所爲而無禁可乎虜將從之乃取所載烟茶貿換累萬金以資餽餉而又以一千金獻于世子行宮五百金進于大君三千金付之灣府旣還朝仁廟特召見勞慰後虜主謂我國使臣曰林慶業不可不罪朝廷不得已削官門黜俄又敘拜行同樞壬午差守禦廳別將陞中軍中朝王都事稱名人領二百艘來泊龍川虜使我國追捕公爲白衣別將以從軍虜遺書朝廷舉公善遇呂璧暗送三船事曰此人又何以來哉公遂先歸拜知中樞府事公自丁丑以後思欲以我國情愴一達於

天朝其在西閩也聞妙香山僧申歇有氣義可使招致幕下與同居宿待情意旣洽告之以所欲爲者歇果請行公卽通於崔完城鳴吉李延陽時白具奏文以付別構一咨抵洪軍門承疇歇由水路致書於石城島後又使通信於登州都督府歇至鹿島徑歸凡三送而始達登州仍遂不還時海路斷絕而歇獨能往來故華人歎賞稱之以獨步然虜人有覘知者遣使來詰於灣上朝廷捐萬金不得究是年松山堡失守洪承疇投降虜已悉得前後事會賊臣李桂爲宣川府使與漢船潛商事覺虜挾 昭顯世子出住鳳

鳳城縛致炷鉤問炷欲賣國圖生乃以送僧移咨等
曲折一一吐告又書公及清陰金文正公崔完城并
他宰臣十餘人之名以與虜虜迫令崔相與公來就
對公自度比至必及禍乃歎曰天生男子必有所用
今乃無端就死於虜庭乎至金郊驛遂逃躲留衣服
於楊州檜巖寺削髮爲僧轉入楊口地與同志僧小
明知明二人間途至祥原又還檜巖推其衣服其藏
蹤匿形艱辛危窘者盖首尾四朔矣朝廷令國中大
索而終不能得有李武金爲名者居在麻浦以騎船
爲業公素與之相識及是自往其家謀所以俱入中

原武金慨然許諾公遂出橐金以與之武金乃備舟
糧軍裝又募得篙師數人給以運穀發向海西公與
二僧追至幸州自稱化主僧同載船行數日泊船於
延平島公脫衲衣仗劒坐船頭謂舟中人曰吾乃林
兵使也將入 天朝盡掃虜賊報壬辰之恩而雪丙
子之恥有不從者以此劒斬之皆驚惶涕泣曰敢不
惟命乃掛席望登州而去忽遇狂風飄泊於山東海
豐縣縣人執而問之公備陳實狀疑其爲虜人細作
而繫獄旣而偵知公自我國果亡乃釋之送登州登
州舟師將周自明與語大悅甚倚重焉獨步及庚辰

暗送三船軍八十餘人曾在自明軍至是皆隸公麾下自明使公擊土賊公出奇計縛其將以來獻自明益歎服遂議討賊興復之事甲申 皇朝除副總兵擬於初秋用公策以舟師遮絕灣上圖取遼瀋三月北京爲流賊李自成所陷崇禎 皇帝以身殉社稷吳三桂引清虜入關擊逐流賊而虜仍據北京五月弘光卽位於 南京周自明托以勤王乘夜逃走其中軍馬登弘代掌戎務與公移保石城島翌年五月弘光亦亡虜招降登弘及公而皆不往然登弘已陰懷投虜之計矣公揣知之咄咄憂悶而已適遇南方

商船公欲脫身隨往使獨步密探登弘入睡時獨步有貨財不忍舍又不肯涉險深入乃悉以公言言於登弘登弘卽令軍中整兵堅守公欲入見登弘而又不可得乃大怒欲斬獨步爲將士所力救未果已而登弘執公以降虜公大聲呼天曰天乎天乎何使我至此極耶虜欲剃髮公終不從曰汝不欲殺我則願送於我國歸死吾君之前死且不恨矣虜將誘之曰今日降則明日富貴無窮也公猶罵賊不已遂送北京繫獄自點奉使言於虜曰此乃大國罪人可殺無赦虜不聽丙戌夏使臣之回還也始令檻車押送

而其敕書曰朕因平定中原施恩大赦一應罪惡槩行解網今王欲得林慶業以靖亂萌理所宜然卽發與陪臣解回云先是賊臣器遠謀逆伏誅辭連於公至是遣金吾郎自中路拿來仁廟親鞫取供歷問諸臣曰此人之叅逆謀分明耶咸對以無可疑

上曰羣議如此其刑推公自歎於桁楊之下曰天下事未定不可殺我矣過一日又加刑公固稱冤翌日上招推官敎曰諸賊承服時多以慶業援引故雖以設鞫慮或抱冤中夜思之自爾無寐僉議如何自點持之甚力而餘亦無救之者獨南相以雄曰臣則

未知其必叅逆謀只以亡命之罪酌處似當上曰
予意慶業非等間武士器遠若欲同謀必留置以用
何必遠送中國也慶業常時爲人所重器遠欲憑藉
以詡同黨而已其入送中原則雖與之同議而逆謀
則似不與知矣時公旣上闕而卽死矣承旨以物故
單子進呈上驚曰慶業死乎欲言其不爲謀逆之
事其果死乎爲人壯實何其死之遄也膽大可用亦
多功勞惜乎爲人所指教終陷死地也諸臣曰德音
若此冥冥之中亦必感激矣自點又曰謀背本國
藏跡他國自有其律以律處之可也蓋自點與器遠

同功一體而器遠以大逆誅自點內懷不安凡係獄
事專務深治故其所以鍛鍊公罪者如此而公之不
日殞命亦出於自點之所指使云公生於萬曆甲午
十一月初二日死於崇禎丙戌六月二十日得年五
十三諸兄弟返葬於忠州達川之舊居與夫人李氏
同封李氏卽鎮安大君之後忠義衛潛之女當公之
在逋也朝廷並收公族屬臧獲入送瀋陽旣以諸人
皆得放還而夫人獨被留繫侵毒又日甚夫人曰吾
夫旣爲大明之忠臣吾獨不得爲忠臣妻耶歸從
地下同爲大明之鬼足矣其何忍見辱於犬豕也

遂引刀自決公無子女取弟府使俊業之男重蕃爲
後重蕃有二男二女男時望時亮女適郭時郁崔俊
榮又有側出四男一女時望男廷佐廷佑公短小精
悍多智習兵酷有古名將之風撫恤士卒甘苦與同
賞罰必信恩威並行士皆愛而畏之樂爲之用前後
築城操版鍤負土石而不以爲疲以此事易就而民
不怨喜以詭術籠絡人人無不輸心而效死其於虜
人則輒誑之以計虜一切墮其計中每相戒曰此人
多謀慎無見欺云公累典郡邑績用茂著吏民俱便
去後之思愈久而不衰或有建祠而尸祝者其自北

而歸灣人擁馬齊呼曰我公至矣爭持衣服飲食來
餽於獄中所過列邑羣聚迎見嘖嘖稱嘆至松都街
巷填咽路爲之枳其旣死則中外之人齎咨嗟惜曰
國家何以枉殺林將軍都下市民至或出錦段以助
襲斂至今聞公名者雖婦人孺子皆爲之感奮而興
起焉是果孰使之然也公舊有一名騅及公逃至加
平境脫勒而放之爲人所得仍入太廡公歿之日圍
人立馬前而言曰爾之舊主死矣馬卽低首摧尾流
淚盈眶一聲長嘶而斃吁物亦有知也夫公之名載
丹籍已過五十年矣世之忠臣志士孰不悲其志而

哀其死哉然而猶不敢發一言以白公者徒以事係
鞠獄故耳我 殿下卽祚之二十三年公之嗣子重
蕃號籲於駕前事下禮官禮官猶以人多愍憐而有
難舉論爲言 上旣允之而繼下 特敎曰予曾閱

丙戌年親鞠林慶業時日記則慶業罪狀不過曰同
謀器遠凶逆也逃入中原亡命也凶逆一款旣已伸
寃而所謂逃入盖渠平日高談大言雖有此妄作意
則在尊周以此論之容有推恕故欲一問於大臣者
久矣噫伊時 聖祖之親鞠慶業非以深惡其情狀
也是以頻問推官 德音丁寧至有今番獄事無的

見其間慮或有抱冤者中夜思之自爾無寐之教及其物故單子之來呈連爲下教曰死乎死乎又曰慶業膽大可用亦多功勞甚爲可惜其明愼之意至矣而亦有以見矜念之聖心寓於其中也昨觀幼學林重蕃之上言更考日記誠不無矜憐之心矣予之所執非曰必是也旣有意思試詢何傷其令吏曹議于諸大臣稟處於是諸大臣之議大抵無異辭皆曰情有可恕而左議政尹趾善論其事最詳其言以爲慶業鞫問時先臣以承旨入侍其殞命之後自上屢勤嗟惜仍下教曰予無殺汝之意而徑先殞

命可惜可惜史官將此 下教往諭其屍俾知予意
且文正公宋時烈爲銓長來問臣內舅故相臣鄭太
和欲聞慶業之事實答曰慶業非國家之罪人也其
弟俊業坐兄廢久如公負望秉銓者收用此人則慶
業之事自可伸理矣 上曰林慶業之不爲預知凶
謀之狀業已 聖祖之所洞燭而逃入中原一款事
雖未成志在尊周當時 聖祖之屢勤嗟惜自有微
意則追 聖祖之志昭洗丹書獎其扶義恐無不可
也特爲復官賜祭於是禮曹郎奉命致祭於公墓又
以筵臣言特旌夫人之閭公之兄承業弟嗣業俊業

庶弟興業皆登武科至是用五子登科之例領樞公亦膺加贈賜祭之命矣公之第三兄享業被拘虜庭使之拜而不肯及歸而終身廢舉業人謂一家義烈世所罕比云一日重蕃遣其子謁余曰吾父賜酹之文非子之所應製耶事該而義正深明吾父之心跡逝者有知必有知己之感矣吾父秩視正卿法應易名太常之狀敢又托於子噫余感公之義久矣其敢以不文辭諸顧公之平生事蹟旣載在史氏記又赫赫照人耳目奚暇余一言以贅之哉夫以眇然數尺之軀懷萬折必東之誠智謀足以破賊膽威武不能

奪其守卒乃脫服中途投身 上國將以掃腥穢於
中原回 鶴駕於遼左天不助佑志業莫伸則矢死
抗義忠憤采激及其萬死歸來而猶不改漢衣冠矣
蠡彼戎虜尙猶嘉公之節而吾東禮義之邦永有辭
於天下後世公之樹立果何如也彼賊臣從而媒孽
必殺後已使朝家自壞萬里長城可勝痛哉而世之
工詆訶者又或執跡而議之至有以畏死亡命構釁
生事爲公之咎則其亦不仁之甚矣自世道衰人不
知節義之可貴而污辱之爲恥有識者每以是竊歎
焉今我 聖上盖亦有憂于此特嘉公尊周之義思

以激勸乎一世扶風教於旣頽樹國脉於無窮者吾知其自今日始矣猗歟盛哉尤齋宋文正公暨李都憲選嘗爲公立傳以收其始末而文正公又特書於傳後曰將軍之所成就卓犖奇偉求之古今實罕其儔孔子作春秋垂法萬世自獲麟以至于今二千年所讀此書者多矣而能知其大義炳然者蓋寡矣今將軍以海外陪臣尊周一心始終如水雖以虜之凶暴終不能屈可謂千百年一人而已嗚呼先正表章之意有得乎春秋筆法則公之名尤可以與天壤俱槩矣節惠之典其烏可已哉其烏可緩哉茲就家乘

畧加詮次敬告于有司

神道碑銘

并序

文靖公鄭寀撰

嗚呼惟我 皇朝之淪喪也山河陸沉冠屨倒置當
是時也曰有海外一陪臣以匹夫而獨扶天下之大
義以隻手而欲辦天下之大事歷盡險阻艱難竟九
死而無悔者卽 皇明副總兵本朝節度使贈左贊
成諡忠愍林公諱慶業字英伯是已公自幼英特不
凡與羣童戲累石爲壘揭草爲旗申嚴約束小兒輩
莫敢違令見者異之及長善騎射常以將帥才自負
讀項羽傳至願學萬人敵歎曰此吾志也戊午登武

科戍北邊仍調小農堡權管以料辦軍須陞資折衝
入爲僉知中樞府事甲子迺變應募奏捷於鞍峴之
戰遂策振武原從勲一等俄陞嘉善拜行僉樞兼羽
林衛將出爲防踏僉使樂安郡守體府褒聞其清慎
盡職賜表裏獎之自丁卯亂後邊事維棘公曰朝廷
與我四萬精砲可以殲彼醜虜洗劍鴨水而歸罷敘
爲體府別將關西中軍劔山山城防禦使董城役訖
又築龍骨雲暗凌漢諸城用其勞賜馬時檄島都督
劉興治受虜騎爲腹心而詭稱降兵將以劫衆投北
爲其幕裨沈世魁等所斬而世魁代之虜騎之詭降

者蒼黃投我境宣川府使李浚欲盡殲之公曰姑徐
徐以待不日虜果來索公驅而與之臺評果發而旋
停之拜定州牧使壬申丁父憂明年邊虞益急方伯
元帥交奏請起公奪哀拜清北防禦使寧邊府使又
監築白馬山城時中朝將孔有德耿仲明叛據牛
家庄公約天兵夾擊幾擒適虜救至奪而去皇
帝以公先登敕授摠兵又頭插金花以榮之是冬上
疏乞解官守制許之服闋拜義州府尹兼清北防禦
使公面陳於廟堂願得萬餘卒以固圉而不報遂請
得白金千兩錦段百疋設常平兩倉貿遷唐貨取其

羸恤窮蘇殘遠近聞風繼屬而至又置十二屯使兵
民雜耕而食其功一境賴焉事聞增秩褒之俄以事
罷丙子春特命復授前職公申前請乞兵而卒不與
樂靜趙公錫胤疏言旣畀捍邊之責而不許守城之
備何也某爲國盡誠大得清北人心此豈不揆事勢
之難而故爲大言以謾朝廷也哉廟堂終格而不行
公赴任又馳啓請得海西兵二萬而諫官又沮之公
悒悒不自得潛遣人越江置烽燧於松鶻鳳凰兩山
約以賊見則舉火又輸諸屯穀於城中多積柴覆以
穀草望之若峙糧又鑿池養魚釀酒累瓮脯疫斃牛

數百陰遣人探虜動靜未幾兩處烽火連舉公知賊來點視城中則老弱男女董八百餘公頓足長吁曰無兵之將何能爲乎至夜命守堞人持二炬炬各三頭張旗幟爲疑兵以所貯酒脯餽之又急報于帥府而賊臣自點不以聞虜騎已入境長驅矣公使人饋壺酒生魚於虜陣曰擁衆兵入隣境不使邊臣知可乎賊初欲先破白馬城然後東搶見其有備遂直向京都而賊恐西路諸鎮絕其後使其猛將要魑率精騎先還以爲聲援公聞之追至鴨江冰上鎚其將墮馬而馘之又收得被擄人畜而還丁丑賊撤兵而歸

執斥和人洪掌令翼漢以去沿路守宰縮首不敢語
公不勝憤慨出候路左親自解縛曰公之此行可謂
死得其所資送甚豐談笑爲別孔耿二賊挾虜勢將
攻檣島徵兵於我公以朝命師舟師行賊使我軍作
先鋒公義不忍先犯而令軍中詭作歌舞賊恠問之
對曰我國之法凡攻取之物盡以與先鋒故此輩貪
其財而樂也賊遂自爲先鋒公又密報於沈都督使
先機應變以此島中兵士及戰艦多獲全而獨都督
不動罵賊而死後虜除公爵遺貂裘銀金公却之虜
以公不受其賜怒詰之公遜謝而已時公遭內艱以

國事搶攘不能奔哭及自檄島還卽赴喪守制旋命起復還職間以事至京仁廟召見特賜廐馬公歸多方擘畫減歲貢米千餘石命加資憲階偶坐事當編管公意欲效勞自願往鐵山無何賊又徵兵謂將攻錦州衛期日已迫乃起公爲助防將使先赴賊中公曰此必假辭徵我我若後期必欲斬之而立威也急發防戍武士百餘人馳赴虜營則虜慙然曰我已得勝無所用爾但後勿違期也公留鎮肅川復拜義州府尹疏陳邊事及軍務累條擢拜平安兵使軍簿虛額到卽充之別備銃一千柄縣布六千疋請助瀋

陽轉輸備又命加正憲庚辰虜攻錦州衛使朝廷差
公爲舟師上將以黃海兵使李浣副之仍令運歲貢
米一萬石使虜將之親信者與同公船蓋欲偵探也
公潛令舟工日沉數船至南港口所沉者三十五船
而船中物先已移置無一臭載虜疑而詰之公佯怒
捽舟工貫耳徇衆及其梟也卽彘頭懸竿而虜不知
也至石城島托言爲颶所漂送三船於登州以報事
情於天將至蓋州衛遇漢船相戰而公已潛令砲
者去丸射者去鏃故終日戰而兩軍無傷方戰時我
兵爲漢俘者二人騎小船來致崇禎皇帝手詔其

事秘人不得詳也是戰又沉數十餘船虜遣將責諭
曰爾旣遲來不及約會爾可從海路還歸公曰船皆
破矣何以去乎公之意蓋欲由陸而行歷觀彼地形
便虜旣去復來以公之放砲不傷人及三船之潛通
南朝且以貢米之不卽運納詰責多端公曰滄溟深
入萬死一生今當載米前進願得上國舟師以爲嚮
導虜主聞之只令輸米於盖州令公選精砲火兵及
諸將士而留待辛巳虜始許公還公歸時收拾戰亡
軍之殮埋者載其屍而歸葬故土一軍感泣其後虜
主謂公不可不罪責言屢至不得已削職旋拜知中

樞府事公自丁丑以後每欲以我國情愀一達於
天朝在闕時聞妙香僧申歇有義氣可使邀致而結
歡告以所欲爲者歇果請行公與崔完城鳴吉李延
陽時白具奏文以付別構一咨抵洪軍門承疇歇由
海路三往始達仍留不還華人嘉其志號爲獨步是
年松山堡失守洪承疇降虜泄獨步事且賊臣李炲
以潛商事見露虜挾昭顯世子出住鳳凰城鉤問
炲以送僧移咨事一一吐告虜迫令崔相與公來就
對公歎曰天生男子必有所用今何可無故送死於
虜庭乎至金郊驛遂杖劒而亡削緇爲僧出沒於京

鄉而人不測也公嘗與船商李武金者素善及是往訪謀所以俱入中原武金慨然許之公遂出橐金與武金乃備舟糧軍裝募得同伴數人發向海西公與二僧追至幸州發船向登州忽遇狂風漂至山東海豐縣縣人疑爲虜人細作繫之獄旣而偵知公自我國來送登州舟師將皇宗裔與語大悅之獨步及庚辰所送三船格軍俱在宗裔軍中至是隸公麾下使公擊土賊公出奇謀縛其將以獻主將益驚服常置公募中議事甲申皇朝聞之特除公副摠兵欲以初秋用公策以舟師遮絕灣上圖取遼瀋三月流賊

李自成陷北京 皇帝以身殉社稷吳三桂開關納
虜擊逐流賊而北京反爲虜所據五月弘光 皇帝
卽位于南京宗裔托以勤王乘夜潛逃其中軍馬弘
周代領其軍與公移保石城島弘周亦欲投虜公揣
知之先欲因南船脫身以去獨步泄于弘周弘周執
公以降虜公仰呼曰天乎天乎何使我至此極耶虜
欲剃髮而公不從曰汝不欲殺我則願送我國歸死
於吾君之前死且不恨虜將誘之萬端終不屈遂送
北京獄賊臣自點奉使來謂虜曰此人可殺毋赦虜
不忍害丙戌以檻車押送及還猶不改漢衣服矣時

賊臣器遠伏誅而辭連於公金吾郎自中路拿去
仁廟親鞫自點挾舊憾而媒孽之連次施刑公大呼
曰天下事未定不可殺我上方欲酌處曰慶業非
等閑武士器遠若欲同謀何必遠送中國乎逆謀似
不與之矣公纔又上闕而遽死承旨以聞上驚歎
曰慶業死乎膽大可用亦多功勞而遽陷於死地也
特令承旨以傳教往諭于屍傍嗚呼聖意若此公之
冤自可伸矣死之日卽崇禎丙戌六月二十日距其
生萬曆甲午十一月初二日得年五十三返葬於忠
州達川之南西坐之原大人李氏卽鎮安大君之後

忠義衛潛之女當公之在逋也朝廷收公家屬入于
瀋陽逮侵毒日甚夫人曰吾夫旣爲大明之忠臣

吾獨不爲忠臣妻乎遂引刀自決至是祔于公墓無
子取弟府使俊業之男重蕃爲後重蕃有二男二女
男時望時亮女適郭時郁崔俊榮又有四男一女卽
側出也時望子廷佐廷佑時亮子廷燮縣監噫公之
名在丹籍已久人莫不冤之而亦無敢訟言者逮至
我肅廟二十三年因公之子重蕃訴冤於駕前

上親閱丙戌親鞫時呂記曰聖祖德音丁寧凶逆
一款旣已伸冤而逃入中原其意在尊周故聞其死

至有諭屍之教則可見 聖心之矜念也遂詢問于
諸大臣咸曰情有可恕遂命 特爲復官於是太常
承敎賜諡曰忠愍禮部郎奉命致祭於墓以及夫人
之墓而又旌其閭噫嘻公之天亦可謂定矣公之系
出平澤以高麗禁侍尉得雨爲上祖屢傳而至寶文
閣大提學樺有孫曰整禮儀判書都巡問察理使諡
恭惠恭惠生吏曹判書命山判書生兵曹叅判壽昌
叅判生大提學珪大提學生進士挺樹是生司憲府
監察贈承旨有名於公爲曾祖部將贈戶曹叅判德
胤折衝將軍贈知中樞府事篁卽公祖與考三世推

恩以公貴而因公兄弟五人登科知樞公依例加贈
領中樞妣贈貞敬夫人坡平尹氏縣監興智之女贊
成任之孫也公短小精悍多智畧曉達韜鈴之書飽
聞春秋之癖撫恤士卒與同甘苦有古名將之風盖
公一生所擔負在於尊周攘夷忠肝義膽矢死靡渝
鬼謀神算前古罕倫當檄島盖州之戰爲讎人役者
此實公所憤痛而違之則逢彼之怒貽禍於本朝
從之則心有不忍將得罪於天下此誠至難極艱之
會而公能臨機發謀愈出愈奇使虜人墮其計中
天兵無一傷者忍痛含冤之意恒在於媾和講好之

日瞻天拱北之誠尙切於顛沛流離之際噫滿腔忠義固是公素蓄而乘危決策一何奇壯若使公任用於丙丁之前獲遂乞兵之請則庶可以唾手燕雲掃蕩虜窟而廊廟泥之又使公得志於癸甲之際與史左諸公同爲戮力則亦可以一戰樹勲而殆天所廢大事去矣至於募送獨步以達本朝衷情潛送三船備陳賊虜事機 皇帝曰嘉賜詔褒獎自此 中朝之人皆知東國猶有禮義之風惟此一着可以有辭於天下萬世雖天醉未醒河清難期而永世樹風其功無窮華陽宋先生爲公作傳以公爲千百年一人

者其以是夫往余在沮營也廷燮踵余而來訪公遺
躡直到于灣上沿路父老聚首來見曰此吾將軍之
孫也惓惓不忍去公之德何令人嚮慕至于今未已
也他日緩急如有奮袂而起者則余必謂公之遺風
有所感發而然也國家之得力其在斯矣余爲之感
歎繼之以銘銘曰

節義於國寔維棟梁撐拄乾坤扶植綱常地義天經
賴以不隳成敗奚論是亦一治赫赫林公應時而生
生而爲男心自激昂長以遭亂志切敵愾顧瞻中州
人間何世沫血飲泣誓心濟亂屢尹于灣末又制閩

惟楫及盖得免，偃鬼沉船，去鏃粗伸，大義浮海而南。
將附天朝，若將有爲，竟止於斯。身雖見殲，志則不
沫。忠肝義魄，皎如星日。譬彼重陰，碩果在茲。異日陽
復，道此其基。聖考興思，特雪幽冤。泉塗改照，公議
得伸。穹碑紀蹟，用樹于阡。

墓碣銘

并序

崇禎丙子之難，吾東士大夫扶綱常而秉節義視死
如歸者不可一二數。然余於林忠愍公尤有所尙焉。
當是時也，強隣之信然欲噬者，非一日。諸君子徒以
口舌爭之，及其萬馬長驅，孤城被圍，其所以爲國謀。

者不降則死耳能運籌設備於未難之前隨機應變
於既難之後屹然爲西門鎖鑰而使虜人不敢正視
者獨公一人而已痛神州之陸沉慷慨誓天以討復
自任惟岳武穆可以爲比身羈虜庭罵賊不屈終始
全節有同於蘇中郎而又有難於二公者身在編邦
擔天下之大義位居陪臣係上國之存亡若公者
雖謂之千古一人可也方公之被害也皇朝已淪
喪無可望而猶曰天下事未定不可以殺我其心以
爲此身尙存則大明未亾悲夫曰公之後孫前叅
判百鉉祀孫前牧使淳憲袖實紀而屬余曰吾先祖

沒已三百餘年麗牲之設尙闕吾宗之零替可知子其圖之余曰公之大節磊磊軒天地昭一世之耳目且有大有大君子立傳固不待後生之贊述然秉鎬平日所景慕者欲執鞭而不可得則得附名足矣

謹按公諱慶業字英伯其先平澤人鼻祖諱得雨高麗禁侍衛傳至諱整禮儀判書諡恭惠是生命山吏曹判書是生壽昌兵曹叅判是生珪大提學是生挺樹進士卽公之高祖也會祖諱有名監察祖諱德胤部將考諱篁折衝妣坡平尹氏縣監興智之女贊成任之孫公生於萬曆甲午歿於崇禎丙戌子重蕃男

二時望時亮女二郭時郁崔俊榮側出男四女一今
其孫若干人往年余奉使南行過忠州之達川江上
有古廟數間卽公遺像之所安其南有雙墓焉公與
夫人李氏合封者也夫人鎮安大君七世孫潛之女
公之入登州也夫人被繫藩獄以節死嗚乎烈哉銘
曰

屹山之北達水之陽廟以享兆以藏山有崩兮水有
渴有不磨者惟忠與其烈

資憲大夫議政府左叅贊兼協辦內務府事嘉林

趙秉鎬謹撰

蘇東坡詩集

資憲大夫前通判太僕寺卿蘇軾內閣學士蘇軾

詩集

山志北齊水之圖以爲山志

公志人登陟也夫人志

夫人志以合注澤也夫人志

夫人志以合注澤也夫人志

夫人志以合注澤也夫人志

夫人志以合注澤也夫人志

林忠愍公實紀卷之七

林忠愍公實紀卷之八

白馬城祠祠版奉安祭文

金九鳴撰

人之慕賢蓋由天畀或以其事或因其地近在耳目
遠則青史風聲攸暨孰不興起顧此龍灣爲國西鄙
白馬有城其誰經紀忠愍在後太師其始恭惟太師
子牙之類天上文星師中長子以文以武君子不器
維時契丹食苻蛇豕邊警歲聳生靈瘡痍長城克壯
公作元帥王親推轂作詩以美靈州築墉保障是倚
繩革塞流囊沙餘智執訊獻馘公錫爾祉微仲左袵
功烈如彼西土以寧伊誰之賜遺惠在心民頌盈耳

世旣相後忠愍同揆英風俊氣大丈夫是黃龍痛飲
武穆其志粵在癸酉公爲州刺乞兵增戍沮於朝議
逮當丙丁公實再莅修城繕甲域外置燧虜過不顧
知公有備遏彼歸路還我老稚檄島設計我師免死
盖州通款鏃去於矢獨步潛走江山有使銀鐙在逃
非罪而義貫舟浮海志在洗恥尊周一念萬折如水
奈時命何公其已矣杲卿有舌冷山自誌蠻貊尙嘉
有來無棄賊臣媒孽殺公乃已 聖祖興傷臨屍宣
旨公議推詡百年是俟增秩易名哀榮備至念公之
功全我邑里滌公之恩淪我骨髓崇報尙闕陋俗可

愧近猶若茲其舊曷以時亦有待築斯增壘登斯眷
顧原厥所自遼其猖獗今昔無異立功安邊二公一
致氣宇魁傑風猷可記治法征謀咸有條理餘芬共
挹是慕靡弛異代同調一體可祀妥靈有所登埤舊
址涓茲吉辰敬陳簠簋旣樹英聲亦效誠意公無我
違以垂千禩

忠烈祠祠版奉安祭文

教官鄭羲河撰

世運無象否泰相承氣數所迫天或不勝然必有定
厥理孔彰譬彼重陰陽未嘗亡盡矣丙丁地覆天翻
相率拜豕忍忘 皇恩勢窮力屈縱非得已不有偉

人孰存大義桓桓林公爲時而出英特盖世春秋飽
瘳逮受邊寄卽遭多艱回望中原粵瞻南漢山河灑
泣忍痛含冤誓挽銀河一洗腥塵虜反以我爲俛於
虎何心犯順寧逢彼怒拱北之誠克伸于暗事聞
天子惻然而感褒詔旣宣秘機旋洩虜噴至國拘公
以北在途脫身混跡商市豈曰亡命不欲徒死乾坤
雖大一身難容懷我寤歎念切匪風抗魯連海擊士
雅楫歸附天朝素志則叶庶展壯略以贊洪圖事
去勢傾隻手奚扶敵起舟中終墮賊巢奮罵羯狗有
舌如刀我膝誰屈我髮誰剃彼猶知敬罔敢加害東

使有還俾與之俱日月所照義聲咸孚嘻嘻孽臣追
逞宿憾文致逾案鍛鍊極慙若宋秦檜於岳鵬舉禍
烈桁楊身殞囹圄中朝驚歎聖意可度因循未遑
幽冤莫暴肅考御世緬懷忠烈詢于在庭亟洗丹
籍復官贈諡用示愍悼五十年後泉塗改照昔宋文
正寔任尊攘爲之立傳極其揄揚與三學士暨石室
翁同條共貫永氏樹風撥亂反正由此其基有辭天
下可當一治非直英雄淚滿於襟凡在衿紳慕義益
深曾聞西土立廟以祀茲登惟鄉寔公桑梓尙闕揭
虔吾黨所羞往在丁丑議發士流相地鳩工粗具棟

楹力縣中輟今始告成既奉祠版並妥遺像陳此牲醴冀垂顧饗

忠烈祠請額疏

鄭萬根等

伏以褒獎節義王道之急務樹立風教有國之當先故顯忠闡烈之方莫如隆報隆報之典在於揭其廟而錫其號其事雖若無與於明王制治御世之術而其於感發秉彝之人心興起萬世之忠義者舍是而無他道矣況乎惟我東方自殷師以來素稱禮義之邦而當天地翻覆之際以一介陪臣而能知尊周之義其所成就卓犖奇偉則國家之耿光孰大乎是而

大義炳然尤有辭於天下萬世粵在丙丁之間忠臣
烈士多以大義而卓樹名節扶持萬古綱常之重痛
辨華夷逆順之別使區區數千里之邦得免於懷慶
學者背夏從胡之失而不得罪於朱子復讎雪耻之
義則使我禮義文物之鄉不爲被髮左衽之歸者是
誰之功乎然則國家褒崇獎顯之章亦宜在於同時
殉義之輩而雖山僧衲卒之賤猶當表獎而無餘况
忠節事業之卓然者無異洪河之砥柱曉天之長庚
者乎竊伏念臣等所居之鄉忠州達川村有故忠愍
公臣林慶業獲被擢用於 仁廟朝爲我東名將自

夫南漢下城以後獨抱悲痛慷慨之志未成岳飛鳴
劍之忠自勵魯連蹈海之心當洪翼漢等三學士被
執於北也人皆恐懼慶業方爲灣尹出迎執手曰士
大夫死得其所難矣公將與泰山北斗齊名矣遂貺
行具臨江執手而送之講和以來本朝心事無以自
達於 天朝慶業募得山僧獨步爲名者俱齎奏文
得達中原得崇禎 皇上優詔禮部回咨使君臣上
下含冤忍痛之意得自伸於天下若非戊寅一着則
我國家何以自免於背恩忘德之歸歟及夫虜人之
東擊檄島西犯 天朝也請兵於我國以慶業爲將

而遣之慶業一以計術誘虜牢弄欺誑不使虜知而
其所以不傷 天兵仰報 皇恩者不啻多矣及至
盖州海中與 天兵相撞慶業先自設機相通當其
戰時使砲兵以土爲丸 天兵發矢亦不遠射兩軍
皆免戰傷又使善水者潛墮洄往備傳東國情悃於
天朝仍報虜中機密喟然歎曰平生本心在於今日
盖以犯順爲深痛欲投入 天朝而或慮胡人之恐
喝於朝廷遂自中止盖虜人欲西犯者惟恃慶業兵
而及見其每戰輒退遂無意於豕食遂撤兵而使慶
業還歸本國其後虜人始知其墮於計中又露潛通

天朝之事脅我朝執送慶業慶業慨然束裝仗劍就
道歎曰天生我人必有所用今乃無端就死於虜中
乎蓋其志欲歸依天朝圖贊匡復之業也遂於中
路逃去或出沒江湖城市或混雜商賈僧髡而大索
不得未久得商船浮海入大明地石城堡爲天
將所得奏達皇上大加任用至受副摠制之任討
滅海寇多有庶績籌策幄裏經紀兵事若使假以十
餘年畀之以師中之權則北方之役大有功績關中
之盜自可平定而天下事未可知矣惜乎慶業之西
航天星未周而中原之地遽爲夷羯之有慶業遂與

諸將爲虜騎之招誘者所執抵死無懼抗節不屈虜
遂付慶業於使价之行以還身猶不脫 天朝衣冠
頭不薙髮又有手記一冊備錄投入中原以後行事
歲月之詳者也賊臣自點方肆威福傳會慶業之罪
而殺之 仁廟屢加嗟惜曰死乎死乎亟遣近侍諭
其屍以示我必不欲殺而終死可惜之意自茲以後
五十餘年未洗丹書之冤國人嗟傷行路流涕 肅
廟朝始因筵臣奏達特命復官贈職隨之以易名賜
祭之典我 先王褒忠顯節之德孰不欽仰而烈魄
義魂幽鬱於九泉之下者於是乎得伸矣嗚呼慶業

固烈烈然大丈夫也使任用於丙丁之前亦足以倣得南宋趙張之烈又使其不死而久專閫權於丙丁以後可以贊巴蜀匡恢之圖而尙足有爲於弧矢鐵杖之世矣此皆不然則英雄志士之恨固已無窮矣惟撮其行事之大而論其爲人則蓋其能的然獨知君臣父子之倫上下逆順之辨而死生終始獨尊皇朝密遣獨步之事固爲下國有辭之端其功不在於攻城畧地得國辟疆之比而至其不忍犯順爲胡拘執者苟非忠義激發爲天朝立節者何能及是雖推以譬之於天朝季年諸人如李國禎不屈而

死者之類亦無愧矣最其逃歸 天朝一款其心悲
矣其志大矣聖人以文身逃荆被髮爲奴或謂之至
德或許之以仁誠以不拂乎天理而全其人心之至
德也慶業之心實欲翊我崇禎 皇上作爲干城之
用效其邊疆之死則雖天不助順身殲事去而心事
之明白懇惻歷歷如昨日是故先正臣宋時烈特爲
慶業立傳以詔後世而其末有曰孔子作春秋垂法
萬世自獲麟以至今二千餘年所讀此書者多矣而
能知其大義之炳然者蓋寡矣今將軍以海外陪臣
尊周之心終始如水雖虜之兇暴不能屈可謂千百

年一人而已嗚呼此實慶業之斷案也盖自三十年前鄉紳諸老章甫多人相與感慕遺風而循其故居旁近營立祠宇以爲揭安遺像春秋報祀之所嗚呼唯此一幅真面盖出皇朝恩賜毛髮颯爽精神凜然而顧其子孫微弱不能保守歲久漫漶殆不識七分之面貌矣今領府事臣鄭澐判府事臣閔鎮厚相與嗟惜講究先正之遺意各捐其俸而助之改備而摹之遠近人士亦皆聞風而從遂於昨年四月揭侑畫像妥奉如儀第伏惟俎豆之地必得朝家恩額之宣者古今之通義也宣額有無事體頓异輕重自別

其所關係有如是者而昔宋李綱請褒獎節義之臣
祠典之不惜於忠烈與有功者斑斑可考况其樹立
卽尊周立懂之大而其在賴於人彝民教者烈烈之
志炳炳之義雖與天壤共弊日星同壽可者乎伏惟
我 殿下聖學日懋時化鼎新凡於政令之上以一
肅廟之志事爲重其於尊周之義聖心炳如凡在褒
獎忠節聳動聽聆者靡不畢舉則今茲慶業祠宇之
未頒恩額實爲未遑之典而有歉於風化者大矣况
今時移事往人心易怠義理漸晦氣像委靡此有識
之所嗟傷而士夫之所憂嘆者也仰瞻 皇壇歲月

徒深空吟下泉苞蕭有悲我 聖上誠欲仰體先志
服膺大義則其在褒勸作新之方其可忽哉伏乞

聖明俯垂睿鑑亟賜嘉名以示聽輦之聖心以彰扶
義之睿烈則不獨區區章甫之幸其爲朝廷勵精出
化之助豈淺尠哉臣等俱以草昧之賤久沐菁莪之
化裹足上來封章九重畧陳聞風慕義之忱冀降頒
額顯號之渥臣等無任區區祈懇之至謹昧死以聞

忠烈祠營建通文

鄭津等

右爲崇獎節義扶植倫常事夫國之爲國人之爲人
以其有節義與倫常也國而無此則華夏而夷狄矣

人而無此則冠裳而禽獸矣噫自夫子獲麟以後知
春秋尊攘之義者寥寥千百年罕有其人而獨我故
節度林將軍生於海隅之偏邦起自桑蓬而當中原
陸沉之日念 皇朝再造之恩臨陣去金示我國不
忍提兵之意激義通信伸我國不敢背本之誠則我
國之得免爲夷狄禽獸者繫賴我將軍一人而已其
視貪名冒祿淟於衰世者不可同年而語矣自其
寃死之後于今五十餘年忠貞負恨訖無褒美之典
識者之歎久矣幸賴宸鑑洞燭幽寃快雪特命銓曹
而收議復其舊官仍遣禮官而致祭慰其忠魂 聖

朝之崇獎節義扶植倫常者爲如何哉第念宣州之人爲金將而立祠晉陽之人爲彰義而建廟至若安牛山湖南之處士而平生欽仰趙重峰之節義不遠千里來訪遺墟斥賣臧獲還其舊址而永作妥靈之所則遺氓之感忠義先輩之尙氣節於此盖可想矣况今鄙等幸與將軍生同一鄉自齟齬聞將軍之事景將軍之風者奚止於宣晉人之徒激一時之義安牛山之偏起曠世之感而將軍達川之遺居宛其如昨思其人而至其處者豈可無彷徨躑躅之感當此用樹風聲之日如闕揭虔俎豆之所則是不但忘將

軍凜烈之風負 聖祖激勸之意而已永孤我 皇
朝再造之恩而未免爲夷狄禽獸矣凡我一鄉同志
之士詎緩鳩工經始之舉欲依宣晉兩邑例創建忠
烈祠於達川今雖時詘以明秋爲期伏願僉尊覽此
興感拔例相助俾完大事不勝萬幸

嗣子林重蕃上言

云云竊伏念顯遂忠良存樹風聲有國之所重而古
今通行之常典也本朝忠節臣金應河李舜臣洪翼
漢尹集吳達濟諸人均被褒贈之典並蒙延世之恩
炳煥竹素哀榮備至獨臣父正憲大夫行平安兵使

臣慶業爲國盡瘁尊周攘夷之誠可質神明名動華夷暨臣母貞夫人李氏雙成節義并美伉儷而旌褒之舉尙今蕭條此豈但臣私自痛寃而已也哉臣父早登武科出守邊鎮時多備軍器軍糧賞秩頂玉甲子适變應募力戰奏捷鞍峴錄勲一等陞資嘉善爲樂安郡守時值丁卯胡亂因辭中軍後殿之職亦請營將前鋒之任倍道并行馳進江都爲防禦使時修築劒山白馬凌漢雲暗龍鵠諸城親操版鍤與士卒同苦楫島都督劉興治與清賊陰蓄凶謀禍將不測而先知其幾設奇處變以遏其鋒清川以北割棄之

議方張而瀝血爭執使我祖宗之疆土終作我有
中朝叛賊孔有德耿仲明來據牛家庄時起兵先擊
以著向天之義故中朝大都督朱文郁副都督吳安
邦三都督孫士厚監軍御史蕭九韶等以此意褒奏
天朝皇帝嘉之賜以金花插頭拜之以摠兵賞賚甚
優初任義州府尹時特設常平倉二所而貿易唐胡
物貨以活亂餘殘民設奇於唐胡往來之間以杜邊
釁設屯田備軍餉丙子年再任義州越邊松鶻鳳凰
山二處設燧募軍以遠斥候晝夜候望矣虜騎豕突
烽櫓四絕而大駕出城之行實賴松鶻之烽虜逼南

漢使其猛將要魍率精銳三百餘騎橫突西路刼掠諸鎮欲遮後援因通其國臣父挺身疾馳追至鴨江鎚落要魍于馬下而斬之奪其所掠男女百餘人馬六十餘匹虜攻檄島時欲以我國兵爲先鋒臣父卽出奇計以誑虜人得免先犯於天兵且密遣幕屬金礪器先通我國之逼於虜脅而不忍犯天朝之意以伸不背大國之義且國家纔經兵燹之餘世子行宮凡百板蕩而極力辦措俾無欠缺虜人徵求罔有紀極而竭誠周旋減歲貢米千餘斛朝廷特嘉賞資憲丁丑虜人僭號尤切憤慨之誠益篤尊周之義募

得義僧申歇再度通信 天朝虜攻錦州衛時兵未
及期禍將立至而臣父自配所爲助防將馳入虜營
善辭以對因寢徵兵之舉爲平安兵使時別備烏銃
一千柄進獻軍木百餘同以辦朔饌夫馬之價以功
陞正憲爲舟師大將徵入錦州衛時連遣使价潛通
我國不得已脅從之狀暗破船隻以作無用之物歸
至石城島以三隻船佯若飄風通信於登州與天兵
合戰之時去鏃而發矢去丸而放砲使天兵一無所
傷而知我國不忍提兵之意久戍虜境故無所成虜
人悟其事而怒之盡歸我國諸將而獨留臣父脅誘

萬端終不少挫得脫歸國時以別備銀貨千餘兩獻
于世子大君兩宮餘銀三千兩留置灣府以助軍餉
歸奏 皇帝密勅之自登州之宣諭者以傳 大明
之消息我國之不忘再造之恩庶或因此少伸而其
許國慷慨扶倫彰義之功爲如何哉壬午虜人遂嫉
怨不已使我朝廷執送完城府院君臣崔鳴吉及臣
父行至金郊驛自度比至虜庭此膝不屈則身必湯
鑊與其虛死不若奔 天朝除凶刷耻回我鶴駕也
遂脫身變服潛雇商船將入 天朝而戮力掃腥穢
而報仇圖酬萬曆之恩誓湔丙子之羞不幸天不助

順漂到海豐被拘幾死適值曾送通信 天朝之義

僧留在登州者具奏 天庭命釋其囚而邀致於皇

宗裔營中宗裔卽皇族之領舟師而鎮登州者也遂

與宗裔協心討賊庶伸其擎天捧日之誠矣及至宗

裔詭還 南京之後遂託於宗裔之幕下馬弘周弘

周佯若同事而陰與虜人相通遂執送於虜庭怵脅

陷誘無所不至而殉義不屈矢死靡他雖以虜人之

蠱頑不忍加戮出送本國而其時凶賊自點陰蓄異

志必欲除去搆誣罔極雖有宰臣之力救而卒未免

枉死桁楊之下 仁祖大王驚歎咨嗟 玉音懇惻

故其時入侍諸大臣仰答曰 德音若此冥冥之中亦必感激云云而世或以亡命咎臣父者此豈非冤痛之極者乎當初中路之逃還非爲惜死而圖生負國而亡命 大明於我有再造之恩虜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而終若不唾手燕雲而忍詬於虜庭則是重我國孤負之嫌而適足爲丈夫之羞妄欲隻手而扶綱常誓心而明大義而命與仇謀天不悔禍大計蹉跎忠貞負恨可勝痛哉可勝惜哉然而向無通信 天朝去鏃發矢之事則何以明我國不忘 天朝之恩而永無辭於天下後世矣不以此恕之捃摭

不得已之舉比擬於無端亡命之科豈不重可痛盡也哉臣父爲國功烈事大節義如彼其卓卓而不獨忠魂飲恨泉臺至使舉族酷罹奇禍臣母貞夫人李氏及諸叔父從兄弟皆被北獄累月之囚而李氏卽鎮安大君八世孫也憤虜詬辱仰天大呼曰夫爲

大明之忠臣吾卽忠臣之妻也何忍見辱於大豕以汚良人之忠節也當歸從地下同爲大明之鬼也引刀自決視死如歸臣父同生兄學生臣亨業自少倜儻不拘小節孝行素著被拘虜庭之日抗義罵賊終始不拜蘇武杲卿蔑以加矣當時傍觀莫不噴舌

及歸本國憤恚廢科臣一家忠節如是炳然而臣父
爲國之忠尊周之節不下於二將軍三節士臣母守
身之貞爲夫之誠無異於赴井斬指之節而贈褒旌
美之典獨不及於臣父母之身且五子登科則追贈
其父載在國典而臣父與弟宣傳官臣嗣業同登戊
午武科叔父孟山縣監臣承業登戊申武科龜城府
使臣俊業登辛酉武科庶叔父主簿臣興業登辛卯
武科臣祖父贈判敦寧府事臣篁應受追贈致祭之
典而臣一家自經喪亂以後淪落鄉曲未及登聞遂
使當行之典亦歸廢閣此豈但臣一家私恨抑亦清

朝之欠典伏願 聖明俯察一介之哀籲特軫九泉之抱冤亟命該曹臣父母夫妻忠節并施褒贈旌閭之典臣祖父五子登科恩典亦令依例舉行則奚特臣私門之幸庶有補於國家激勵之方云云

顯忠祠建置錄

祠在義州之白馬山城麗朝太師姜公邯贊創設是城其後林公慶業爲本府尹又爲修築丙子搶攘之際灣人賴此全活故至今感其遺惠 肅廟己丑權公愾爲府尹時士人金九鳴首發建祠之議一鄉出財立祠以姜公林公并享稱之曰城祠宇祠傍有林

忠愍去思碑前面書以兼府尹林公慶業清德善政
碑傍註撫恤軍卒愛民如子黎民咸戴永世不忘又
書 崇禎九年二月立

舊有忠愍公影幀奉安于神位後丙午改摸奉安舊
本則藏于櫃中

顯靈錄

正宗己酉 特賜祠額曰顯忠仍致祭祭用旗幟鍾
鼓

前歲戊申冬齋任崔鳳陽爲收院穀往留楊下村
夜夢一尊貴大人來責曰吾自達川而還汝何闕

直而不迎斯速來待鳳陽覺而驚惶急歸到新城
內忽聞自空中有崔鳳陽拿入之聲鳳陽大驚慌
忙顛倒入院急急瞻拜後仍卽上階俯伏厲聲曰
入陳大軍物待令坐起吹諸將校叅現禮斯速舉
行如是號令連聲不絕齋直奔告于中軍中軍聞
甚驚惑使將校往探果如所告卽出軍物吹打號
砲等節依例待令諸將校次第叅現鳳陽號令舉
行之節宛如軍門執事坐起吹罷後鳳陽墜階昏
室不省人事左右舁出齋室灌藥救護移時方甦
向來事茫然不知矣人皆謂之林忠愍顯靈云

林忠愍公集卷之八
顯忠誌開刊所異事錄

是歲之秋同志諸益各聚物力擬刊顯忠祠誌以此
意呈稟於本府題曰院誌之出義刊役極爲嘉尙事
七月十七日始役十八日連役至十九日方刊林忠
愍事蹟是夕刊行士人金貫五忽然得疾肢體寒熱
心神昏亂至於三更恍惚夢寐之間有一尊重大人
自外而入於刊役旁舍當中正坐威儀整肅言語嚴
重開言指貫五曰爾爲我板刊不亦勞乎第出所先
刊幾張冊紙列於案上我當觀之貫五心惶手忙卽
將所刊林忠愍傳幾張鋪在大人座前大人逐行一

一以手點閱顏有喜容顧謂貫五曰刊此事蹟於義當然也而林忠愍傳字張張大字刊刻以昭人見而顯著焉此意十二三次重言囑之又曰汝雖得病誠能爲我如此其盡心爾病卽瘥矣貫五悚慄驚覺其大人言語動止猶在耳目翌朝病祟果瘥矣貫五令人通奇於余以夢之奇異病之神效又聞其所囑大字刊刻之義余聞忠愍公時或顯靈往往多有神奇之蹟云想此亦爲顯靈乎公之事蹟數百年後今始板刊公之精靈或不無慰感於其間也此將窮天地亘萬世傳示之冊籍也故公神思必欲表大其字以

聳瞻聆又是誌並記諸義士之遺蹟合成兩卷則與公事蹟編次雖有先後之分其所表異歸重之意則謄書舊本曾未有存焉故公之靈意必使詳載每張以別輕重也使貫五乍病旋瘥一則令人知其顯靈也二則勤刊訖其功役也夫天地之間庸人凡夫一死之後魂陞魄降泡滅灰飛者不足爲論而若夫賢聖之順天考命將相之臥席終身者精靈之有無影響之存沒亦不可強解也至於忠義烈丈夫之稟受乾坤至剛純正之氣乃得生出及其宇宙倫綱板蕩之時不克寧終者精不泯焉靈不昧焉如漢之關壽

亭神兵東救之事宋之岳武穆墓樹南指之蹟宛同
平素矣惟我忠愍公卽大明之關侯東邦之岳王
也其忠魂英靈盼饗於鴨江之岸馬山之陽者將至
幾千萬年猶如一日隨感顯靈使人起敬故余於多
士歛錢文歷記前後顯靈事惕然共起景仰之心矣
今又如此顯靈其在尊尙之道不可默然猶無一酌
告由之儀故卽令齋僕精釀旨酒謀於同志謹供肥
牲以擇吉日敬行拜諭之禮

龜溪白鳳奭謹識

臨終白鳳東歸詩

夢以翌吉日遷葬我歸之靈

昔山之靈姑咱令齊對詠題曰斷薪從同志斷於咀
今又取此靈其亦尊尚之靈不可然然歸燕一酒
士煥發文靈斯前發靈靈事財然其張景俗之心矣
幾千萬辛餘暇一日謂親親靈動人取靈姑金杖矣
出其忠靈英靈銀盤杖神心之有謂山之靈靈其工
下素矣附亦忠烈公由大聖之關於其法之計三
林忠愍公實紀卷之八

實紀重刊跋

明社之屋遂三百年矣吾東之距中國數千里矣至于今環海之濱準天之角莫不指吾東爲明社之未全屋是將曷修而能也嗚呼我仁祖大王馬上之慟哭亦粵我

肅宗大王北苑崇享天地鬼神實昭鑑之以齊不齊之口於環海之濱準天之角也時亦有同德之臣義仗春秋忠貫日月不以一言易茅土而之死靡悔者忠愍林公是其一也惟公之忠之烈之志之事已不勝

列聖羣賢之褒嘉夫何用贅而竊亦有所感焉彼自
點器遠輩尙東方之產耳丙戌之事抑獨何心雖謂
之二人者屋明社未爲過也且夫天之角海之濱
以迄于後萬億世必當別有所指矣讀此書者庶可
自擇乎熊魚而明社之屋不屋終繫焉是庸慨然
而書之

崇禎紀元鎔庚寅季春中浣資憲大夫春川府留守
兼鎮禦使驪興閔斗鎬謹跋
天壤悠久者也星日貞明者也更無可以尙焉者而
人以眇然一身抗大義炳大節撐拄而齊其悠久照

耀而爭其貞明人之爲人惟義與節而已然道濟之
智勇而終有長城之悲武穆之精忠而中遭金牌之
禍從古英傑之值陽九百六者類多如此而其丹忱
碧血必閱窮宙而不泯矣我東之林將軍忠愍公荷
殊知於 仁廟托重則風雲儲胥也制權則龍虎變
化也而天經地緯所自任者龍泉之所不能奪鰐海
之所不能動而竟罹奇禍未保其性命 聖祖至有
中夜思之無寐惜乎終陷死地之 教是以不百年
而公議定至冤伸矣日者公之祀孫前牧使淳憲甫
以公實紀 內賜者與附錄遺之曰子之先祖忠敬

公拘瀋時與我祖有雪窖之契爲後承者雖百世此
誼可講也今我稗輯此遺事幾局欲以傳後弁卷之
文不屬之子而伊誰余曰尤菴宋先生芝湖李叅判
選撰本傳其他論著俱出乎當世司命之手以余稗
昧何敢贅一辭乎惟公之大節義撐拄照耀者自髫
髻時已有感于中且其見屬之言卽易以誼也遂書
此而歸之

崇禎紀元後五庚寅孟夏上浣忠敬公祀孫教官李
載克謹跋

林忠愍公實紀重刊跋

終

崇禎紀元後二百六十三年歲在庚寅肇夏九代祀
孫前吉州牧使淳憲

校正後孫

洙鉉

監印

淳國

芸閣重刊



